

文叢新譯叢書

當心你身旁的兇手

羅馬尼亞·A·巴南伽著

聞 博 譯

文叢新譯出版社出版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文叢翻譯叢書

當心你身旁的兇手

羅馬尼亞·A·巴南休著

閔 博 譯



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

本書原文請參見譯後記



版權所有

史義新譯出版社出版

北京西單舊部街三號



1951年8月北京印造初版

31×43—36K 210P. 定價 P 350 文編 100—4

36002—4000冊定價7300元



三聯、中華、商務、開明、聯營、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人物

(按出場先後次序)

安妮姐·扎哈里斯古 五十多歲，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那麼大。

帕菲爾·扎哈里斯古 化學工程師，安妮姐的丈夫，和她年紀差不多大。

維克多·杜米特里斯古 自命爲詩人，冒牌新聞記者和劇作家，四十多歲，但看起來不像有這麼大。

安德烈·巴利亞 四十八歲，大學教授，著名化學家。

愛奧娜·馬林 二十六歲，女化學工程師。

馬林·馬林 同樣年紀，或者大兩三歲，愛奧娜的丈夫，也是化學家。

拉多庫和倫谷 廣播公司的工程師。

伯琳娜·巴利亞 四十四歲，大學教授，化學家，巴利亞教授的妻子。

米海爾·梭佛朗尼 四十八歲。

第一幕

安德烈和伊琳娜·巴利亞屋子的接待室裏。這是一個大而寬敞的屋子。化學工程師安德烈·巴利亞和他妻子化學家伊琳娜·巴利亞住在樓下；他們的年青助手愛奧娜和馬林·馬林住在樓上。整個劇的情節都進行在這作爲接待室和書齋的房間裏。陳設整潔，毫無資產階級房子裏豪華虛飾的氣息。後面我們可以看到，掛有兩個大書架，堆滿技術方面的書籍。牆上，兩三張家庭風味的圖畫旁邊，掛有一些描寫工人生活的照片和圖畫。

寫字台上放滿文件、書籍和紙張，相當零亂，表示這房間裏經常有人在工作。一個柵木樓梯，連接巴利亞這一層和馬林的一層。房間後面有一個大窗戶。房裏散放着椅子、躺椅、台燈和放電話機的小台子。

左邊，開有一門，通向臥室。右邊，另有一門，通向到前門去的過道。

黃昏。

安妮姐·扎哈里斯古 侷促不安地坐在躺椅上，帕菲爾·扎哈里斯古坐在臥榻上。

安妮姐：（有點動氣地）你老是匆匆忙忙的，幹嗎我們要待在這兒等他？

帕菲爾：得哪，你不是想讓人家猜想我們正在路上走着，好讓他留點工作給我們做嗎？

安妮姐：不，我纔不高興，在這兒等着，要我們自個兒的活寶。花也在謝哪……

帕菲爾：對哪，找個花瓶插進去吧。

安妮姐：這樣他會以為它們是別人帶來的，花又不多……（光火起來）你把它們留在這裏！（她將花平放在她旁邊）然而……說不定還得請你打電話

叫他呢……（潸潸地）但是，自然囉，你從來就不管那些的，是不是？反

正你總不會主動先找人的。

帕菲爾：實際上，我打過電話給他……

安妮姐：怎麼樣呢？

帕菲爾：沒有人回答。

安妮姐：（悲觀地）真妙哪！這件事甚至比我設想的還糟糕，（斷然地）他們恐怕在別處慶祝。

帕菲爾：在哪兒？

安妮姐：舉行宴會去了。

帕菲爾：瞎說！還够不上這樣呢，你心裏老只惦着吃晚飯！

安妮姐：你瞧着吧，他還會獲得勳章的。

帕菲爾：這是很可能的，如果報紙上發表了他的發言……這可不是一件小

事了。

安妮姐：那麼，好哪，爲什麼他們不應該給他舉行宴會，慶祝一番呢？

帕菲爾：（安慰地）對，親愛的，如果你希望給他們舉行宴會慶祝的話，他們就會有一個的。好，讓我們走吧。

安妮姐：那麼，幹嗎我們要來呢？

帕菲爾：呃？……呃？是的，因爲今天報紙上有一條消息，表揚他們工作努力。

安妮姐：別跟我說哪！報紙上我看見的那些東西，結果都沒有兌過現！

帕菲爾：那是你那時代裏的事。

安妮姐：哦！我現在是個老太婆了，是不是？似乎我的時代就不也是你的時代？畢竟這裏祇有我們倆個人，沒有偷聽的人，我老實對你說：往日的報紙要好些。報上有『首都要事』欄，這兒一擠意外事件，那兒一件犯罪，

一件自殺，一個油爐燃起來了——動人極了，爲什麼他們今天就沒有這一欄呢？

帕菲爾：因爲它不再引起別人興趣了。

安妮姐：呵！但是我可感到興趣，帕菲爾。你瞧，就拿今天我們路上打比吧，如果我們不走到西爾維斯特魯街，我們就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。

帕菲爾：對哪，真的發生了什麼事呢？

安妮姐：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沒有看見大堆人圍在一起嗎？（若有所思地）像蒂安特匪黨……和上帝自己的牧羊人瑪格拉菲特……這類的事，寫起來多美……

帕菲爾：得了吧，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去掉它的原因，免得人們上這些胡謔的當。而今，當我看見報紙上登載化學家安德烈·巴利亞有一件發現的時

候，我知道這完全是真實的，不是胡謔，作爲一個朋友，我覺得我應當來向他道賀。

安妮姐：而他，這位有教養的人，却不在家……（電話機響起來。安妮姐起步，似乎要去拿起電話筒，但又仔細想了一下。帕菲爾也猶豫地作了同樣的姿勢。這時，電話機繼續響着，一會兒便停了。）

安妮姐：（指着電話機）我想還有更多來道賀的。

帕菲爾：（心不在焉地）很可能。

安妮姐：（怨煩地）你瞧着，還會來許多道賀的呢……（沉思一會以後）親

愛的帕菲爾，我準備把我們自己的電話去掉它。

帕菲爾：爲什麼？

安妮姐：在這上面化這麼多錢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可有人向你道個賀沒有？

帕菲爾：媽媽道賀過的，在聖彼得和保羅的節日。

安妮姐：是的，就祇她一個人，此外，別人就毫無理由向你道賀。

帕菲爾：得哪，你不能說我這一輩子毫無成就。

安妮姐：多美的成就！……一個新式的裝通心麵的方法……

帕菲爾：（極力自制地）各人有他自己的「一行」。

安妮姐：眞作夢，想作一個化學家，後來却幹了食物化學——廚房工作！誰

叫你幹這麼一行的？

帕菲爾：是你呀，我不得不設法趕緊找一個能賺錢的工作。這就是我爲什麼要進赫丹工廠工作的原因。安德烈有成就，因爲他堅持不變。一個做研究工作的人首先就得是個有耐性的人，沉着的人。

安妮姐：和有腦筋的人……

帕菲爾：自然囉，安德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挺妥貼的，他在巴黎研究……

討伊琳娜這樣一個太太……

安妮姐：又是那老一套！……如果你想討一個藍襪子（女學者——譯者）做太太，爲什麼你又不這麼幹呢？現在還是時候呢！（她賣弄風騷地在臉上擦着粉）。

帕菲爾：（感到情勢不妙）但是，我却不是在抱怨，親愛的，每個人各得他所應得的。

安妮姐：讓我告訴你一件事，她那賤貨比你所想像的可要卑微得多。

帕菲爾：這你可錯哪，伊琳娜是個挺出色的女人。

安妮姐：呵，得哪，如果你說她漂亮，那變我倒沒話可說。

帕菲爾：我從沒說過她漂亮，但是，她是第一流的化學家，工作挺賣勁。

安妮姐：我知道……到處都漫着濃厚的灰塵。事實上，你老喜歡有個舒適的生活：安定的日子和黑色的袖罩，你有了這些。現在你唯一要操心的是養老金和一屁股坐兩個位置……

帕菲爾：（被觸及痛處）安妮姐！

安妮姐：你知道，他們有怎樣的前途，怎樣的地位和名譽在等着他們呢？（

嘆氣地）你瞧着，他們還會搞到一輛汽車的。

帕菲爾：不，他們不會的。

安妮姐：爲什麼不會呢？

帕菲爾：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一輛。

安妮姐：（大爲生氣）你從來沒告訴我過！他們得到多久了？

帕菲爾：一個月。

安妮姐：呵，這就是哪！這一下橫財可發不完哪……獎金，國會……國外旅行……他甚至當上部長，我也不奇怪呢。

帕菲爾：但是，人家應該得……

安妮姐：應該得……應該得……你現在自己又親口說哪，他的妻子無所不能。

帕菲爾：我沒說過這樣的話，我說他們一道工作。

安妮姐：得哪，你要我告訴我所想的嗎？我不相信他們會有一個人能發現

東西。

帕菲爾：那麼，誰發現的呢？

安妮姐：馬林。

（前門鈴響，帕菲爾和安妮姐期待地互相注視。）

安妮姐：他們來了？（她抬起花束）。

（門鈴又響起來）。

帕菲爾：女用人到那兒去了？她似乎並不急着去開門。

安妮姐：她到哪兒去呢？她讓我們進來的時候，不是告訴你說，她要參加同

業工會開會去嗎？（她站起身，去打開前門。聽到外邊下面這段對話）。

聲音：是安德烈，巴利亞同志的家嗎？

安妮姐：是的。

聲音：我是從大學的合作社來的。

安妮姐：好的，你將它們留下吧。（安妮姐走回房裏）。

安妮姐：這屋裏連個負責的人都沒有，要不是我在，他一定會走掉的……

帕菲爾：現在他們一定隨時都可能回來的了。

安妮姐：一個家要沒有一位能幹的女人管理，它根本就算不了一個家……這

位年青的太太……

帕菲爾：那一位？

安妮姐：愛奧娜，馬林的妻子，她是那一類的女人？

帕菲爾：她很有才幹……對他們的幫助很大……

安妮姐：幫助的方式有多種多樣……

帕菲爾：安妮姐，請別叨吧。

安妮姐：天哪！難道我從來不說真心話嗎，即使只有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？
我已經感覺到哪，我告訴你。

帕菲爾：我不否認，你確實很敏感，但是這次你可猜不對。

安妮姐：她整潔、時髦、愛打扮，依我看，她的化學並不十分高明，帕菲爾……物理學，恐怕……否則，這位教授不會將他們弄到這屋子裏來的。
帕菲爾：你猜的絕對不對！他根本沒請他們來，這屋子是他們四個人抽籤分到的。

安妮姐：（意味深長地）因此，他們就這麼偶然地固定住在一個屋子裏了！……

帕菲爾：他們不是在一起工作嗎？

安妮姐：（斷然地）還是我說的那樣！

（門鈴又響起來，安妮姐去開門，她跟隨維克多走進房間。）